

近几年来,只要到贵州偏远的村寨上去,总想进一户普普通通的布依人家吃顿农家饭。脱贫攻坚那几年,在苗族侗族的农民家中,吃过苗家酸汤鱼,吃过侗族的鼎罐糯米饭,却始终没有机会吃一顿道道地地的布依人家的饭。

记得五六年前,贵州省政协的班主席,曾在黔西南州当过州长,主动陪同我去往布依族聚居的兴仁、望谟县。他问我有什么具体要求,我说要去一户易地搬迁的布依人家看一看,最好直接去,事先不要通知主人家,这样我就能实地看到今天真实的布依人家的生活场景。班主席一口答应,但是当我们在黄昏时分走进二楼的那户布依人家时,我一眼就从打扫一新的房间里看出来了,主人事先已做了充分准备,连地板都拖过了。我说班主席,事先你一定通知了县里面。班主席说:我和你是40多年的朋友,肯定没通知过县里,要提前给下面通风报信,那一定是办公厅打来的电话。

已经到晚饭时分,布依人家挽留我们吃饭后再走,我没有吃,坚持说食堂留了饭,不麻烦你们了!其实我心里说,我想吃到的是真正的布依人家的家常便饭,不是有准备的丰盛晚餐。之所以这么想,是因为半个世纪之前当知青时,我在苗寨侗村布依人家都吃过饭。那些年

在布依人家吃晚饭

叶辛

里,吃的都是粗粝的苞谷饭,菜呢,清一色都是老把菜蘸盐巴辣椒水,勉强维持个饱肚子。

到了现在,整个少数民族山乡,普遍撕下了贫困的标签,已经进入了乡村振兴的历史阶段。

布依人家的生活水平怎么样?走进一家农户,在他家吃上一顿普通的农家饭,就能感受到真实的情况。

这对于我这么个作家来说,确实也是十分必要的。但是,年事已高,又有了点儿所谓的名气,走到哪里都有人陪着,要真正地吃上一顿布依人家的饭,变成了我的一种奢侈的愿望。我心里嘀咕,年纪越来越大,只怕是吃不到这么一顿饭了。

谁知就在我这一次参加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成立60周年大庆的日子里,受到安顺市人大代表工作委员会顾主任的邀请,事先毫无准备的,我随她走进了一户布依人家,吃到了一顿真正布依人家的饭。一同去的,还有两位曾经在紫云工作、后来都在市人大任职的老同志。

走进住在底楼的这一户布依人

家,坐下来相互一介绍,才知道男主人叫陈庭江,在紫云信访局工作,女主人叫卢恩霞,是紫云网络信息局的办公室主任。两个人都是布依族,两个孩子,大的今年要高考了,小的还在幼儿园哩。通知得局促,开完会就往他家来,我什么礼物都没带,觉得不好意思。顾主任却安慰我说,她和小陈一家以姐弟相称,十分熟悉,没有关系的。

说话间围坐着的铁炉子上新鲜腊肉火锅噗噗响着冒出香气来。主人还斟了米酒,不断地劝菜,腊肉、豆腐干、白菜薹管够,还有我在西双版纳尝到过的蜂蛹及小炒肉。最令我难忘的,是一盘九香豆子,黑溜溜亮晶晶的,咀嚼着有一股我这77年人生中从来没品尝过的香气。我追问这是什么菜?所有人都只对我笑,王顾左右而言他道:你吃了感觉好就行。

两个孩子最先吃完饭,礼貌地离开铁炉子边上。我们几个呢,一边品着米酒,一边尝尝道地的布依人家晚饭,我不仅感觉到阵阵温暖,还觉得和半个世纪之前我吃到的布依饭,真的是大不相同了。

铁炉子里的火焰燃烧得旺旺的,也许是喝了点米酒,主客之间呈现一股融洽的和谐亲切的氛围。

哦,真的是一顿难忘的布依人家的晚饭。

“何可一日无此君。”这是王子猷的话,他说的是竹子。

中国人似乎总对一大一小两片叶子情有独钟,阔大的芭蕉叶,瘦小的是竹叶。竹子,中国文人的气节缩影,一片片竹叶里,藏着让人欣喜的绿色因子,绿竹养我眼,亦能惠我心。

中国人似乎也有两个田园。一是可以果腹的广袤自然原野,种麦栽稻,收五谷以养身;另一个是可以游目骋怀的庭院,中国人对庭院的寄托太多,片瓦之下的家园,苔痕之上的生态,盆景奇石之间的山水,当然,也少不了几丛幽竹,哪怕是植在墙角,也必不可缺,那里,可以栖心也。

食有竹,春冬之笋,鲜炒笋干两相宜;饮有竹,一罐竹叶茶里的翡翠绿,一节竹筒酒里的沁润心脾,清香怡人;居有竹,寝有竹

风竹相吞

李丹崖

床,坐有竹椅,躺有竹榻,卧有竹桌;书有竹,竹筒精神里的言简意赅,鸿篇巨制落成之后的杀青;魂有竹,文人丹心照汗青,宁折不弯的竹子风骨;娱有竹,长箫短笛,鼓瑟吹笙,都少不了竹的参与;穿有竹,竹纤维里的熨帖和科技感,令人欲罢不能;热有竹,一柄竹扇送清

凉,一只“竹夫人”伴长夜;冷有竹,竹炉煮水,竹炭焙茶,竹火暖手;节庆有竹,爆竹声声,最早的爆竹就是竹子烤火后在硬物上上摔打后的轰然炸开声……

竹之美,在秀。风徐行,过于竹上,如溪水潺潺。竹之美,在漾动。风稍大,掠竹,上下起伏,如江水微澜。竹之美,亦在弓腰俯身。风劲吹,竹枝乱颤,竹叶如惊,万籁翻滚,惊涛骇浪一般,半山腾绿浪。

风过疏竹之貌,让人联想到自然界中诸物,远近观之,由本体变他

体。比如,竹子,靠近了看,是此物本然,植物还是植物;距远看,竹涛阵阵,有可能是“涌动的液体”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远距观看山坡上的竹浪,在风里起伏滚动一般,把整片山坡都变成了立体的海洋。

春深读碑帖,看到何绍基楷书《西园雅集图记》中有个段落,颇为典雅:“二人(即圆通大师和刘巨济)并坐于怪石之上,下有激湍淙淙于大溪之中,水石潺湲,风竹相吞,炉烟方馨,草木自馨,人间清旷之乐,不过于此。”此段,“风竹相吞”一句堪称精妙,坐在山坡下看山上竹林,清风涌来,竹浪翻滚,让人想起炒茶辉浪的过程;也让人想起儿童玩的那种水晶泥,软软的一团,按压之后,指不定朝着哪个方向涌动。盯着一丛丛竹浪发呆的间隙,不知道是风包裹住了竹林,还是竹林嚙住了山风。

由此观之,竹是一类适合群体性审美的物种,没有谁会在院子里只种一棵竹子,孤零零的,谈不上美,起码也要三五棵,或是一丛,况且,你即便种的一是一株,一年下来,竹根蔓延,也会变成若干棵,在院子里,形成一个矩阵,这是一个适合组团征服你的置景样式。

对了,突然想起姜夔的句子:“客里相思,篱角黄昏,无言自倚修竹。”寂寞的黄昏,无计可消,没抓没挠,竹子是我们纾解情绪的最后一种依托,一道屏障了。

明清笔记小品的简约和生动,让我叹为观止。清晨或者黄昏,我常常是持一书一壶或一扇,临窗而坐,沉浸在桐城学派的文章里。

2017年,我准备移居山野。移居前,自然是先装修老屋。装修后白墙黑瓦的老屋极筒,依然是小区里最素朴的所在。

入住后,我用收集的一千多块老青砖,花了整整十天时间,在院子里铺成一条曲折有致长三十几米的小路。梨树外,有一株梨树。落地窗之下,是一只浅浅的荷花缸。七月,喜鹊耐不住滚滚热浪,于荷花缸里泡凉。荷花缸的底部,有淤泥几层。在荷花缸里扑腾的喜鹊,居然是出淤泥而不染。观之,恐喜鹊扰了荷花,于是,购置了马槽一个,注水后让众鸟共享。梨树顶端,有一个鹊巢,鹊巢周遭,是浓碧一片。叽叽喳喳的欢快声,时不时从那浓碧中传来。

这其乐融融的祥和,在秋天的一个清晨里,因为一只三花猫的介入而被消融。那不堪的一幕,始于梨树下的一地鸟毛。鸟毛一侧,是同样零乱且松散的鹊巢。院子一角,是一只常来做客的三花猫。三花猫的嘴角留有鹊毛。这以后,三花猫便成了一个不受欢迎者。

一周后,幸存的那只喜鹊,在院子西北角的枇杷树上,重建了它的小屋。这喜鹊是一个情种,几年过去了,它依然是形单影只,独来独往。不久前的一个早晨,依窗而坐的我看到老狗马斯特望着窗外忽然站起。



那一条金鱼,去了哪里?

丁旭光

继而,我听到窗外传来鸟儿的嘶鸣。

推门,直奔东北角。那一只三花猫,正站在装空调外机的房顶上,虎视眈眈地对着东墙上的“T”形木栅栏罩。看到狂吠的老狗,三花猫落荒而逃。“T”形木栅栏里是空调管。木栅栏里的空间很小。恐叫声来自木栅栏的下端,那喜鹊被困在底部。应该是三花猫扑向它的时候,它钻进了木栅栏里,然后,从上折腾到了下面。

我转身取来梯子,拿来工具,爬上装空调外机的房顶,拆了一条木栏,小心翼翼地救出喜鹊,然后,手一扬。被放飞的喜鹊发出了声声欢叫,飞向西北角的枇杷树。

还没等我走下梯子,这喜鹊又飞回来了,停在装空调外机的房顶上,距我不到两米。这是喜鹊栖息院子以来距我最近的一次。喜鹊对着我,叽叽喳喳地在半圆形的弧度里雀跃。我架梯返回时,它还是紧随着我不愿离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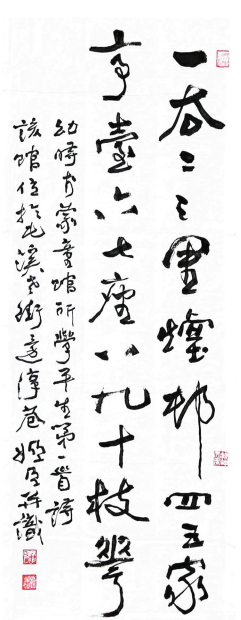
妻喜欢雨中听荷,嫌原有的荷花缸不够大,难显荷花的君子之态,盛不下一池意境。为赏荷花,她常常是驱车外出。见状,我决定为其造景。考虑到荷花的最佳栽种期为三月至四月初,于是,我便在二月底开始动手。

院子的大缸里,养着金鱼。缸上,一半是大青砖板,一半是半圆形的木栅栏盖板。这大缸本来是一个花缸,底部有一个洞,是他人弃物。我买来胶水,又找了一块大理石残片,封住了花缸底部之孔后注井水养缸。然后,在缸底放了一层塘泥,塘泥之上,又铺了一层黄

沙。再然后,是植入荷花种子静待花开。为防蚊孑寄生水缸,在救喜鹊的那天上,我买来9条小金鱼养在水缸里。然后,我把缸上的木盖板移开,让金鱼享受阳光。

第二天,投喂金鱼时,发现少了一条。捞出水草,再一一细数去,数来数去,还是少了一条。那一条金鱼,去了什么地方?翌日中午,我目睹了难以置信的一幕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一定以为是天方夜谭:当时的我,正往马槽加水。马槽距鱼缸十步之遥,我随意一瞥,看到那只喜鹊掠过鱼缸的水面,随之,一条红金鱼被它抛在地上。而几米之外的围墙边,那只三花猫,正紧张盯着地上的金鱼……

见状,我大概知道了原先那一条失踪金鱼的去处。实在也没有想到,小小的院子里,暗藏玄机。



(书法) 姬 臣

一去二三里,烟村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,八九十枝花。

据专家说,如果人连续多日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,就算陷入睡眠剥夺状态。唉,专家,怎么不早说!早在瞄到这条科学小贴士的20年前,我就已经开始了我的睡眠剥夺人生。

一切的开端是在幼儿园中班的某天,那个下午,我揪着枕巾,瞪大双眼,熬过了整个午睡时间。就是那天,我开始领跑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式的失眠,选手只有我一人,看台上是我所有的对手和亲友。我再也没有在该睡着的时间顺利睡着。

起初,老师家长把我视为问题儿童,认为或许是我一直抓着枕巾不放的怪癖害我注意力分散,决定隔绝源头。老师把我的枕巾拽走,放在我够不着的储物柜里——这当然没有正面作用,原本我只是在床上睁眼不动的木偶,这一举动帮我进化成在走廊上游荡的地缚灵。那天,有个要去厕所,路过储物柜的大班女孩解救了我,她跳起来替我拿到枕巾,我乖乖回去当木偶了。

大人们逐渐放弃帮我闭眼,采用了更乐观且务实的态度看待我的无药可救:“这小孩现在睡不了午觉,刚好为以后上小学做准备。”这未雨绸缪,一下就缠好了20年的份。但万事万物遵循能量守恒定律,时间之神判定,我不是领跑,而是抢跑,多给了我白天的时间,便夺走了我晚上的睡眠。很不

幸,时间和能量都属于物理概念,没能涵盖到生物昼夜节律的范畴:我从小学起自带烟熏妆上学。

中学时我偶然听见黄伟文的词,耳机里歌手用抓狂的语气唱“散步纽约街头,快要吻的时候,闪耀你唇上的温柔,怎么忽然变成电钻钻头,一楼四楼七楼, Stereo 大合奏,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,干嘛休假楼上总有

自然醒

橘 枳

人,装修——”没来得及赞叹歌词中精妙的剧情转折和生动的比拟修辞,我第一反应是羡慕“怎么有人成年以后才睡不够!”

几个早晨,我被这首歌惊醒,一边跟着歌手二重唱,一边痛苦地爬起来。高三那年,我的睡眠剥夺发展至低于5小时,这首歌的脱敏疗法已无法帮到我。我更换为激将疗法:把闹钟换成火星老师的《The Lazy Song》,音量调至最大。果然有效。起初,我能听完“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(注:全曲第二句歌词)”再缓缓爬起,第二周,连“Today I don't feel like doin' anything”都听不完整了,“Today”一出,我就想学那些漫画主角,把手机从窗户丢出去。

多年后,今时今日,如果随机播放到这首歌,前奏响起,我的两只耳朵都会瞬间完成一次急速伸缩……没夸张。

是的,这篇文章是个恶作剧。我完全是自然醒的反义词,我连自然睡都做不到。我也做不到每天清晨起床。直到最近,我还常常在天光大亮时盯着枕头边把自己卷成一大块面包,用喉咙“开摩托”的小猫,心中发问:为什么我连上一顿的觉都还没睡到,你已经开始睡下一顿了?

不过,20年后的我终于能“午睡”了。我的午睡质量依旧不高,常常惊醒,一睁眼,巨大的猫鼻子贴在我脸上,湿漉漉、冰冰凉的。摸到手机一看,才过去40分钟。

据专家说,夜间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,每天午睡30分钟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,但午睡最好不要超过45分钟,如果多于90分钟,反而会增加死亡风险。

据说,猫如果发现人类长时间一动不动,会担心人类死亡,凑上去检查。噢,午好,晚安,神秘的睡眠猫专家。

十日谈

清晨你如何起床
责编:郭影

一套的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生物钟,能依靠周围环境的变化校准时间,“预期唤醒”你。请看明日专栏。